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凡·高传 瓦格纳传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本册书目

◎凡·高传 (1)

◎瓦格纳传 (285)

凡·高传

〔美〕 欧文·斯通 著
田伟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译 序

文森特·凡·高 (1853—1890)，是十九世纪欧洲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

凡·高出生在荷兰南部布拉邦特的格鲁特·曾德特，从16岁起进入古皮尔艺术公司当店员，这使他对绘画艺术有了初步的认识。后来，他当过教师、传教士，但都失败了。被教会解雇后，他在他传教的博里纳日矿区开始素描，逐渐发现只有绘画才是他生命中真正应该从事的工作，这时他已经二十七岁了。此后，他经历了四个重要的时期：1882至1883年，他在海牙师从安东·莫夫学画；1886至1888年，他在巴黎结识了高更、洛特雷克、德加、修拉、塞尚等一批重要的印象派画家，深受印象派技法和后期印象派理论的影响，他的绘画技艺逐渐成熟并形成风格；1888至1889年，由于他厌倦了巴黎的生活，向往更为明亮灼热的阳光和更加强烈瑰丽的色彩，他来到了普罗旺斯阿尔，开始了疯狂的创作；1888年12月，凡·高精神失常，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期间，他与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创作了大量作品。1890年，在布鲁塞尔的“二十人展览会”上，凡·高的《红色的葡萄园》售出，这是他生前卖掉的唯一一幅作品。出院后，他迁居奥弗。1890年7月27日，因旧病复发，凡·高开枪自杀，29日清晨去世。

凡·高的一生中，屡遭挫折，备尝艰辛，在为社会所不容的境遇中，他以百死不悔的执着，对绘画进行了严肃而真诚的

☆

☆

艺

术

家

卷

☆

☆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
☆
艺
术
家
卷

探索，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了大量洋溢着生命激情、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他生前渴望着能靠出售自己的作品来维持生活，可至死也未能如愿；他的一生中时常要忍受着饥饿和病痛的折磨，但更令人痛惜的是，他那发自内心的艺术激情一生一世只能倾泄在孤独的画布上。对绘画艺术的追求和探索，就是他对生命的追求和探索；他用作品呈现生命，他的生命也因作品而永生。

本书的作者欧文·斯通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传记作家之一。在生动而翔实地描绘凡·高事业历程的同时，他还讲述了凡·高与厄休拉·洛耶、凯·沃斯、西恩·胡尼克和玛戈特的爱情故事，它是凡·高精神世界的重要部分，从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凡·高苦难而充满激情的生命。此外，书中还对凡·高与弟弟泰奥之间伟大的情谊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可以说，没有泰奥，就没有凡·高的成就，甚至就没有凡·高的生命。总之，这是一部处处给人以强烈震撼的作品，它使我们悲伤，使我们叹息，也使我们在体味苦难的同时感受到生命的崇高。

☆
☆

☆

☆

艺

术

家

卷

☆

☆

“凡·高先生！该醒醒啦！”

文森特期待着厄休拉的声音，即使是在睡梦中。

“我醒着，厄休拉小姐。”他高声回答。

“不，你没醒，”姑娘笑着说，“现在是醒了。”他听着她下楼，走进厨房。

文森特双手往下一撑，跳了起来。他生得肩宽胸厚，臂粗腿壮，强健有力。他飞快地套上晨衣，从水壶里倒出冷水，磨起剃刀来。

文森特享受着每日履行的剃须仪式：先从右边的络腮胡子刮过宽阔的面颊，直到肉感的嘴角；再从鼻孔下向外刮去唇上的右边一半，接着是脸的左半边；然后刮下巴——一块圆大的暖烘烘的花岗石。

他一头钻进小衣柜上的用布拉邦特的草和橡叶编制的花环。在鼻子里的荷兰香味里开始了新的一天。这花环是他的弟弟泰奥在曾德特附近的荒原上采集制成后，寄到伦敦给他的。

“凡·高先生，”厄休拉又敲门叫道，“邮差刚送来你的信。”

他撕开信封，认出他母亲的笔迹。“亲爱的文森特，”他念道，“我要在信上和你说几句话。”

他的脸又冷又湿，所以便把信塞进裤袋，打算在古皮尔公司的空闲时刻里再看。他把长长厚厚、黄里带红的头发往后梳平，换上一件毕挺的白衬衫，戴上低领和黑色四折大领结，下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楼去吃早饭和领受厄休拉的微笑。

厄休拉·洛耶和她的母亲在后花园里的一所小房子里办了一个托儿所。她母亲是一个普罗旺斯副牧师的寡妇。厄休拉芳龄十九，是一个笑咪咪、大眼睛的姑娘，娇嫩的鹅蛋脸儿粉画般艳丽，苗条的身材，亭亭玉立。文森特喜欢看那张撩人心弦的脸庞上洋溢着的笑容光彩，那光彩就像五色缤纷的遮阳伞上的闪光。

☆

☆

艺

术

家

卷

☆

☆

厄休拉有条不紊而又迅速开出早餐，并趁他吃饭时高兴地跟他攀谈。他二十一岁，第一次恋爱。生活在他的面前展开着。他想：要是一生都能面对着厄休拉吃早饭，他将是一个幸运儿了。

文森特戴上高顶丝帽，拿了手套，踏上克拉彭的道路，在离伦敦中心区不远的这个地段中，房屋稀疏。所有的花园里，紫丁香、木桃和金链花盛开。

时间是八点一刻，他用不着在九点钟以前赶到古皮尔公司。他喜欢步行。两旁的房屋渐渐密起来，上班的人渐渐多起来，他从后面追过了他们。他从心底自然而然地对他们产生出亲切友好的感情，他们显然也都懂得恋爱是一桩多么美好的事情。

他沿着泰晤士河堤岸走去，通过威斯敏斯特桥，经过威斯敏斯特寺和议会大厦，拐入斯特兰德街索瑟普顿十七号伦敦古皮尔公司——美术商店和版画出版社。

他穿过铺着厚地毯、挂着鲜艳帷幔的大厅，看到一幅油画，描绘一条六英尺长的鱼龙之类的动物，它的上方有一个小人儿展翅飞翔。这幅画题为《天使长迈克尔杀死恶魔》。

一个职员在他经过时告诉他：“石版画柜台上有一个包裹。”

穿过陈列着密莱司、鲍顿和透纳作品的图画大厅后，便是

店内的第二个房间，里面陈列着铜版画和石版画。大部分的销售在第三间房进行。文森特一想起昨晚最后一个女主顾的情景，禁不住笑了起来。

——“我没法欣赏这张画，哈里，你呢？”她问她的丈夫。“这条狗真像去年夏天在布赖顿咬我的那条狗。”

“哎，我的老伴，”哈里说，“我们一定要挑一条狗吗？他们很可能要使一个太太发愁。”——

文森特十分清楚，事实上他的确是在出售一些拙劣的东西。到店里来的大多数主顾，对他们所买的画压根儿一无所知。他们付出昂贵的代价，买进劣质的商品，然而，这与他毫不相干，他该做的就是要使画片室的生意兴隆。

他打开巴黎古皮尔公司送来的包裹。这是西泽·德·科克捎来的，上面写着：“献给文森特，及厄休拉·洛耶。我的朋友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

“今晚把画交给厄休拉的时候，我就要问她。”他低声自语。“再过几天我就二十一岁了，我现在每月挣到五镑。不必再等待了。”

时间在古皮尔公司的静悄悄的后房间里过得很快。他平均每天替古皮尔陈列公司卖去五十幅照片，能为公司赚这么多钱，他感到很高兴，虽然他更宁愿做油画和铜版画生意。他与同事们相处得很好，他们常在一起闲谈欧洲大陆上的事儿，消磨许多愉快的时光。

这个年轻小伙子性格有点孤僻，回避社交。人们认为他古怪，有点儿别扭。可是厄休拉却完全改变了他的性格。她使他萌发了要博得别人好感的愿望；她帮助他从那种孤独的性格中摆脱出来，帮助他看到了平淡的日常生活中的乐趣。

公司在六点钟打烊。文森特走出店门的时候，奥巴赫先生喊住了他。“我接到你叔叔文森特·凡·高的信，”他说。“他想

☆

☆

艺

术

家

卷

☆

☆

了解你的近况。我很高兴地告诉他，你是店内最好的职员之一。”

“谢谢你的好意，先生。”

“没什么。夏季休假后，我想把你从后房间调到前面的铜版画和石版画室里来。”

“眼下这对我太重要了，先生，因为我……我要结婚啦！”

“真的吗！这可是个好消息。什么时候结婚？”

“我估计就在夏季吧。”他以前还没有想到过日期呢。

“嗯，我的孩子，那好极了。虽然今年第一季度里你已经加了一次薪，不过，等你蜜月旅行回来后，一定可以想办法再给你加一次。”

“我把画给你弄来了，厄休拉小姐。”文森特说，他吃完了饭把椅子堆放原处。

厄休拉穿着一件绣花的铜绿色上衣，样式时髦。“那位艺术家为我题写了什么动人的话吗？”她问。

“题了。你去拿盏灯，我就替你把画挂在托儿所里。”

她撅起嘴唇，作出一种最适宜于接吻的样子，瞟了他一眼。“我得帮妈妈做事。等半小时再挂，好吗？”

文森特两肘搁在他房里的小衣柜上，凝望着镜子。他从前很少想到过自己的外貌，在荷兰，这并不重要。他的一双眼睛深深埋在水平线般平直的岩石隙缝中；鼻子又高又挺，胫骨似地粗直；隆起的前额的宽度，与他的浓眉至肉感的嘴之间的距离相等；颌部宽阔有力；脖子短粗；厚实下巴是荷兰人特点的活标本。他看出，他的脸和头与英国人相比显得笨重了。

他离开镜子，懒洋洋地坐在床沿上。他是在一个严肃的家庭中长大的。从来没有爱过一个姑娘，甚至从来没有正视过一个姑娘，没有与异性调笑过。在他对厄休拉的爱情中，没有肉

欲和邪念。他年轻，是个理想主义者，这是他的初恋。

他看了一下表。只过去了五分钟。剩下的二十五分钟似乎十分漫长。他从母亲的来信中抽出他弟弟写的一张短笺，重又看了起来。泰奥比文森特小四岁，现在海牙的古皮尔公司中担任文森特原来的职务。像他们的父亲泰奥多勒斯和文森特叔叔一样，泰奥和文森特从小就是一对很亲密的兄弟。

文森特随手拿起一本书，用它垫着纸，给泰奥写信。他从小衣柜的第一只抽屉里拿出几张他在泰晤士河堤岸上画的粗糙的速写，和雅凯作的《带剑的女孩》照片，一起放进给泰奥的信封里。

“哎唷，”他惊叫道，“我把厄休拉全忘了！”他看看表，已经超过了一刻钟。他捞起一把梳子，尽力把缠结纷乱的红卷发梳平，从桌上拿起西泽·德·科克的画，冲出门去。

“我还以为你把我忘记啦，”当他走进会客室的时候，厄休拉说。她正在为娃娃们糊纸玩具。“你把我的画带来了吗？我可以看看吗？”

“我想把它挂起来后再让你看。你把灯准备好了吗？”

“妈妈把灯拿走了。”

当他从厨房里回来后，她把一条海青色肩巾递给他，让他披在她的肩上。肩巾的丝质感使他感到一阵战栗。花园里弥漫着苹果花的芳香。路黑漆漆的，厄休拉的手指轻轻地拉住他粗糙的黑上衣的袖口。她脚下绊了一下，把他的手臂抓得更紧了些儿，她因自己的笨手笨脚笑了起来，笑得那么高兴。他不懂为什么她会感到绊脚好玩，可是他倒喜欢在漆黑的小径上望着她的身躯——带着她的笑——向前走去。他打开托儿所的门，让她进去；她那漂亮的脸在他的脸旁擦过，她的双眼注视着他的双眼，似乎在回答他那还没提出的问题。

他把灯放在桌上，问道：“你要我把画挂在什么地方？”

☆

☆

艺

术

家

卷

☆

☆

“挂在我的书桌上方，怎么样？”

厄休拉的书桌放在房间一端的讲台上。这儿原来是一间凉亭，大约放着十五张低矮的桌椅。他和厄休拉并肩站着，寻找挂放画片的适当位置。文森特心神不宁，他刚要往墙上钉钉子，钉子就从手里掉了下去。她亲切安详地望着他，格格地笑。

☆

“噢，笨手笨脚的，还是让我来钉吧。”

☆

她高举双臂，在钉的时候，浑身上下肌肉活动都是那么灵巧。她的动作敏捷娴雅。文森特想乘灯光黯淡的机会，把她抱入怀里，以紧紧的拥抱来结束他那折磨人的心事。然而，尽管厄休拉在黑暗中时时触碰着他，但没有使他得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她在看题词的时候，他把灯举得高高的。她很高兴，拍着手，摇摇晃晃地转了一个身。他没能跟上她这个大幅度的动作。

艺

术

家

“这使他也成了我的朋友啦，是吗？”她问。“我一直盼着结识一位艺术家。”

卷

☆

☆

文森特想说些温柔的话，说些为他正式开口铺平道路的话。厄休拉的被阴影遮去一半的脸，朝他转了过来。灯光在她的明眸中映出小小的光点。她的鹅蛋脸儿突出在一片黑暗的前面，当他瞧着她的被平滑雪白肤色衬托着的润湿的朱唇时，他感到一阵莫可名状的滋味。

一个意味深长的停顿出现在他们之间。他能感觉到她在向他靠拢，在等待他倾吐那不必要的情话。他接连几次舔舔嘴唇。厄休拉转过头来，略略耸肩地盯着他，跑出门去了。

他吓慌了，深怕错失良机，紧紧赶了上去。她站在了苹果树下。

“厄休拉。”

她转过身来看着他，微微打了一个冷颤。天上布满寒星。

夜色墨黑。他没有把灯带在身边。只有一丝暗淡的光从厨房的窗口中传来。厄休拉的发香冲进了他的鼻孔。她把肩上的披巾拉紧一点，双手叉在胸前。

“你感到冷吗？”他说。

“是的，我们最好进屋去吧。”

“不，请，我……”他挡住了她的去路。

她把下巴埋在暖和的肩巾里，瞪大着好奇的眼睛望着他。

“噢，凡·高先生，我怕听不懂你的意思。”

“我只要告诉你。你看……我……就是……”

“请别在这当儿讲。我冷得发抖。”

“我想该让你知道。今天我提升了……我将调到石版画室里……这将是我一年之中的第二次加薪。”

厄休拉往后退了一步，拉掉肩巾，一动不动地站在黑暗中，一点也不觉得冷。

“凡·高先生，直截了当地讲吧。”

他感到她的声音有点冷冰冰，在恼恨他的呆头呆脑。他心中的火焰猛地被扑灭了。他觉得平静而又着魔。他想了许多话，要挑一句他认为最好的来讲。

“我想告诉你，厄休拉，这事你已经很清楚了。我全心全意地爱你，唯有你做我的妻子，我才会有幸福。”

他注意到，她对他在刹那间恢复了自制感到十分惊奇。他考虑着该不该把她抱入怀中。

“做你的妻子！”她的声调提高了。“噢，凡·高先生，那是不可能的！”

尽管在黑暗中，她还是看得清他那对深藏在嶙岩下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恐怕是我没有……”

“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在一年前就已经订婚啦。”

他不知道在那儿站了多久，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感觉到

☆

☆

艺

术

家

卷

☆

☆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什么。“那个人是谁？”他呆呆地问道。

“噢，你没有见过我的未婚夫吗？你来之前，他就住在你的房间里。我还以为你知道的呢。”

“我怎么会知道呢？”

她踮起脚尖，朝厨房的方向望了一眼。“嗯，我……我……还以为也许有人已经告诉你。”

“你知道我爱上了你，为什么还不告诉我真相？”现在他的声音已没有了犹豫迟疑。

“你爱上我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我只想与你交个朋友而已。”

“我到这儿来以后，他来看过你吗？”

“没有。他在威尔士。他很快要来和我一起度暑假。”

“你一年多没见到过他吗？那你已经忘记他了！现在我可你是你所爱的人啦！”

他感到爱情冲击着他的心头，他把理性和谨慎都抛到了九霄云外，猛然抱住她，疯狂地吻她那不情愿的樱唇，领略着她唇上的湿气、口中的芳泽、头发的香味。

“厄休拉，你并不爱他。我不会让你爱他的。你要做我的妻子。我不能失去你。我永远不会罢休，一直到你忘记他，嫁给我！”

“嫁给你！”她叫了起来。“难道我应该嫁给每一个爱上我的男人吗？放开我，你听到吗，否则我就要喊了。”

她挣脱身子，气喘喘地沿着暗黑的小径奔去。当她奔到台阶边的时候，转过身来，轻声但直送到耳边的悄语，好像一声吆喝，击中了他。

“红头发的傻瓜！”

七月，文森特回家度假。泰奥多勒斯·凡·高驾车到布雷达

☆

☆

艺

术

家

卷

☆

☆

火车站接他的儿子。他穿着牧师的厚厚的黑色上衣、宽大的翻领背心和浆过的白衬衫，黑色的大领结遮盖了一切，只露出高领的边儿。文森特一眼先看到父亲脸上的两个特征：右眼皮比左眼皮低，把右眼挡去了一大半；嘴的左面有一根细细的直线，右面厚而丰满。他的眼神呆滞，似乎在表白：“我就是我。”

曾德特的人们一看到泰奥多勒斯牧师戴上高顶丝帽，就知道他到周围去做好事了。

他至死都不明白，为什么竟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他总觉得早就应该在阿姆斯特丹或海牙一个重要的教堂中被委任圣职。被他教区内的居民称之为漂亮牧师的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性和蔼，品行端正，勤于圣职。然而，二十五年来，他一直被埋在曾德特这个小村子里。在凡·高六兄弟中，只有他没有成为国内的著名人物。

教区牧师住宅是一幢木屋，坐落在通往市集的路的对面，文森特就诞生在这里。厨房后面是一个花园，园内长着刺槐，几条小径穿过细心培植的花卉。教堂是一幢小木屋，就在花园后面的树林里。教堂两侧有两扇配着普通玻璃的哥特式窗，木头地板上放着十来条的硬板凳，柱子旁老是放着一些取暖的火盆。教堂的尽头有几级台阶通向安放手摇风琴的地方。这是一个举行礼拜仪式的严肃而又简陋的地方，弥漫着加尔文及其宗教改革的精神。

文森特的母亲安娜·科妮莉娅在前窗边望着，没等车停稳，她就打开了屋门。她慈爱地把儿子抱在自己丰满的胸前时，已经觉察出她的孩子有点异样。

“我亲爱的儿子，”她咕哝着。“我的文森特。”

她的眼睛始终张得大大的，一会儿呈现蓝色，一会儿呈现绿色，带着能把人看透但又十分宽厚的神色温柔地打量着；鼻

☆

☆

艺

术

家

卷

☆

☆

孔两边下垂到嘴角的隐约皱纹，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加深了，愈是强烈的印象促使她脸上浮现出笑容的时候，皱纹亦就变得愈深。

安娜·科妮莉娅·卡本特斯生于海牙，她的父亲在海牙有“御前装幀师”的誉称。威廉·卡本特斯的事业兴旺，当他被选中装订第一部《荷兰宪法》后，开始誉满全国。他的几个女儿中，有一个嫁给文森特·凡·高叔叔；第三个女儿，嫁给阿姆斯特丹著名的斯特里克牧师，她们都是很有教养的姑娘。

安娜·科妮莉娅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妇人。她看不到，亦不知道世上的邪恶。她只懂得懦弱、磨难、困苦和忧虑。泰奥多勒斯·凡·高也是个善良的人，可是他深知邪恶，对一切邪恶深恶痛绝。

餐室是凡·高住宅的中心，那张在晚饭后、碗碟收拾干净的大桌子，是家庭生活的中心。一家人亲热地聚在油灯下，共度晚上的时光。文森特的消瘦和易于冲动，使安娜·科妮莉娅有些担心。

“有什么不舒服，文森特？”吃过晚饭后，她问。“我看，你的气色不太好。”

文森特环桌扫了一眼，安娜、伊丽莎白和维莱米恩，这三个碰巧做了他妹妹的姑娘，全坐在那儿。

“没有，”他说，“没什么。”

“你觉得伦敦怎么样？”泰奥多勒斯问。“如果你不喜欢伦敦，我就对你叔叔文森特讲，我想他会调你到巴黎去。”

文森特很不耐烦。“不，不，不必！”他高声回答。“我不想离开伦敦，我……”他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文森特叔叔要调我的话，我相信，他自己会想到的。”

“那就你自己决定吧。”泰奥多勒斯说。

“是那个姑娘，”安娜·科妮莉娅自语道。“现在我明白了他

☆

☆

艺

术

家

卷

☆

☆

来信中不对头的地方啦。”

曾德特附近的荒原上长着松树和橡树林。为了消磨白天的时光，文森特独自一人在田野里游荡，俯身凝视点缀荒原的无数水塘。他唯一喜欢的消遣是画画，他画了几张速写，描绘了花园、从住屋窗口望见的星期日午市以及房子前门等景色。这使他的情绪一时摆脱了厄休拉。

文森特没有作出继承父亲衣钵的选择，这让泰奥多勒斯一直感到失望。他们同去探望一个生病的农人，傍晚驾车返家，穿过荒原的时候，两个人走下车来，步行了一段路。松林后的夕阳通红，水塘映照出黄昏的天空，荒原和黄沙十分和谐。

“我父亲是个教区牧师，文森特，我一直希望你能继承这个圣职。”

“你不会以为我想换个职业吧？”

“我不过讲讲罢了，如果你想……你可以在阿姆斯特丹和扬叔叔一起住，在那上大学。斯特里克牧师愿意指导你的学习。”

“你是劝我离开古尔皮公司吗？”

“哦，不，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如果你在那儿不愉快的话……有时候，人们换个……”

“我明白。可是我不想离开古尔皮公司。”

他离家赴伦敦的那天，他母亲和父亲驾车送他到布雷达火车站。“我们写信还是寄老地方吗？”安娜·科妮莉娅问。

“不。我要换个地方。”

“我很高兴你离开洛耶家，”他父亲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这家庭。他们的阴私事儿太多了。”

文森特板着脸听着。他母亲温暖的手握住他的手，慈爱地说着，好让泰奥多勒斯也能听到，“别不开心，我亲爱的。以后等你的生活比较安定一点，找个荷兰好姑娘，对你将更有好